



巴山夜雨

(第一部)

张恨水◎著



民國錦胸小說典藏
六藏



六藏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巴山夜雨

(第一部)

张恨水◎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山夜雨·第一部 / 张恨水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5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ISBN 978 - 7 - 5034 - 9947 - 0

I. ①巴…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8318 号

整 理: 萧 霖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1.25 字数: 327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小说大家张恨水（代序）

张赣生

民国通俗小说家中最享盛名者就是张恨水。在抗日战争前后的二十多年间，他的名字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即使不识字、没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也大都知知道有位张恨水，就像从来不看戏的人也知道有位梅兰芳一样。

张恨水（1895—1967），本名心远，安徽潜山人。他的祖、父两辈均为清代武官。其父光绪年间供职江西，张恨水便是诞生于江西广信。他七岁入塾读书，十一岁时随父由南昌赴新城，在船上发现了一本《残唐演义》，感到很有趣，由此开始读小说，同时又对《千家诗》十分喜爱，读得“莫名其妙的有味”。十三岁时在江西新淦，恰逢塾师赴省城考拔贡，临行给学生们出了十个论文题，张氏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用小铜炉焚好一炉香，就做起斗方小名士来。这个毒是《聊斋》和《红楼梦》给我的。《野叟曝言》也给了我一些影响。那时，我桌上就有一本残本《聊斋》，是套色木版精印的，批注很多。我在这批注上懂了许多典故，又懂了许多形容笔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我那书桌上，除了这部残本《聊斋》外，还有《唐诗别裁》《袁王纲鉴》《东莱博议》。上两部是我自选的，下两部是父亲要我看的。这几部书，看起来很简单，现在我仔细一想，简直就代表了我所取的文学路径。”

宣统年间，张恨水转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并从上海出版的报纸上获得了一些新知识，开阔了眼界。随后又转入甲种农业学校，除了学习英文、数、理、化之外，他在假期又读了许多林琴南译的小说，懂得

了不少描写手法，特别是西方小说的那种心理描写。民国元年，张氏的父亲患急症去世，家庭经济状况随之陷入困境，转年他在亲友资助下考入陈其美主持的蒙藏垦殖学校，到苏州就读。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垦殖学校解散，张恨水又返回原籍。当时一般乡间人功利心重，对这样一个无所成就的青年很看不起，甚至当面嘲讽，这对他的自尊心是很大的刺激。因之，张氏在二十岁时又离家外出投奔亲友，先到南昌，不久又到汉口投奔一位搞文明戏的族兄，并开始为一个本家办的小报义务写些小稿，就在此时他取了“恨水”为笔名。过了几个月，经他的族兄介绍加入文明进化团。初始不会演戏，帮着写写说明书之类，后随剧团到各处巡回演出，日久自通，居然也能演小生，还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主角。剧团的工作不足以维持生活，脱离剧团后又经几度坎坷，经朋友介绍去芜湖担任《皖江报》总编辑。那年他二十四岁，正是雄心勃勃的年纪，一面自撰长篇《南国相思谱》在《皖江报》连载，一面又为上海的《民国日报》撰中篇章回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后为姚民哀收入《小说之霸王》。

1919年，五四运动吸引了张恨水。他按捺不住“野马尘埃的心”，终于辞去《皖江报》的职务，变卖了行李，又借了十元钱，动身赴京。初到北京，帮一位驻京记者处理新闻稿，赚些钱维持生活，后又到《益世报》当助理编辑。待到1923年，局面渐渐打开，除担任“世界通讯社”总编辑外，还为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写北京通讯。1924年，张氏应成舍我之邀加入《世界晚报》，并撰写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博得了读者的欢迎，张氏也由此成名。1926年，张氏又发表了他的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把张氏声望推至高峰的是《啼笑因缘》。1929年，上海的新闻记者团到北京访问，经钱芥尘介绍，张恨水得与严独鹤相识，严即约张撰写长篇小说。后来张氏回忆这件事的过程时说：“友人钱芥尘先生，介绍我认识《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他并在独鹤先生面前极力推许我的小说。那时，《上海画报》（三日刊）曾转载了我的《天上人间》，独鹤先生若对我有认识，也就是这篇小说而已。他倒是没有什么考虑，就约我写一篇，而且愿意带一部分稿子走。……在那几年间，

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完全和这两种不同。又除了新文艺外，那些长篇运用的对话并不是纯粹白话。而《啼笑因缘》是以国语姿态出现的，这也不同。在这小说发表起初的几天，有人看了很觉眼生，也有人觉得描写过于琐碎，但并没有人主张不向下看。载过两回之后，所有读《新闻报》的人都感到了兴趣。独鹤先生特意写信告诉我，请我加油。不过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请我写两位侠客。我对于技击这类事本来也有祖传的家话（我祖父和父亲，都有极高的技击能力），但我自己不懂，而且也觉得是当时的一种滥调，我只是勉强地将关寿峰、关秀姑两人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对于该书的批评，有的认为还是章回旧套，还是加以否定。有的认为章回小说到这里有些变了，还可以注意。大致地说，主张文艺革新的人，对此还认为不值一笑。温和一点的人，对该书只是就文论文，褒贬都有。至于爱好章回小说的人，自是予以同情的多。但不管怎么样，这书惹起了文坛上很大的注意，那却是事实。并有人说，如果《啼笑因缘》可以存在，那是被扬弃了的章回小说又要返魂。我真没有料到这书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应……不过这些批评无论好坏，全给该书做了义务广告。《啼笑因缘》的销数，直到现在，还超过我其他作品的销数。除了国内、南洋各处私人盗印翻版的不算，我所能估计的，该书前后已超过二十版。第一版是一万部，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有四五千部的，也有两三千部的。因为书销得这样多，所以人家说起张恨水，就联想到《啼笑因缘》。”

不论张氏本人怎样看，《啼笑因缘》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这一点毫无疑问，可以随便举出几件事来证明。《啼笑因缘》发表后，被上海明星公司拍成六集影片，由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明星胡蝶主演，同时还被改编为戏剧和曲艺，在各地广泛流传；再有《啼笑因缘》被许多人续写，迫使张氏不得不改变初衷，于1933年又续写了十回，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说：“在我结束该书的时候，主角虽都没有大团圆，也没有完全告诉戏已终场，但在文字上是看得出来的。我写着每个人都让读者有点儿有余不尽之意，这正是一个处理适当的办法，我绝没有续写

下去的意思。可是上海方面，出版商人讲生意经，已经有好几种《啼笑因缘》的尾巴出现，尤其是一种《反啼笑因缘》，自始至终，将我那故事整个地翻案。执笔的又全是南方人，根本没过黄河。写出的北平社会真是也让人又啼又笑。许多朋友看不下去，而原来出版的书社，见大批后半截买卖被别人抢了去，也分外眼红。无论如何，非让我写一篇续集不可。”这种由别人代庖的续作，出书者至少有四种：惜红馆主《续啼笑因缘》、青萍室主《啼笑因缘三集》、康尊容《新啼笑因缘》和徐哲身《反啼笑因缘》。虽然远不如《红楼梦》续作之多，但在民国通俗小说中已经是首屈一指了。张氏在《我的小说过程》一文中还说：“我这次南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使张氏名声大振，约他写稿的报刊和出版家蜂拥而至，有的小报甚至谣传张氏在十几分钟内收到几万元稿费，并用这笔钱在北平买下了一所王府，自备一部汽车。这自然不是事实，但张氏当时收到的稿酬也有六七千元，的确不能算少。这样，他就可以去搜集一些古旧木版小说，想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就在此时，日寇侵华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氏的希望随之化为泡影。作为一位爱国的作家，在国难当头的状况下自不会沉默，张恨水在1931至1937的几年间，先后写了《热血之花》《弯弓集》《水浒别传》《东北四连长》《啼笑因缘续集》《风之夜》等涉及抗敌御侮内容的作品。

1934年，张恨水到陕西和甘肃走了一遭，此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说：“陕甘人的苦不是华南人所能想象，也不是华北、东北人所能想象。更切实一点地说，我所经过的那条路，可说大部分的同胞还不够人类起码的生活。……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此后，他写了《燕归来》，以描写西北人民生活的惨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恨水取道汉口，转赴重庆，于1938年初抵达，即应邀在《新民报》任职。抗战八年间，他除去写了一些战争题材的小说外，还有两种较重要的作品，即《八十一梦》和《魑魃世

界》(原名《牛马走》),均先于《新民报》连载,后出单行本。抗战胜利,张氏重返北平,担任《新民报》经理,此后几年他写了《五子登科》等十来部小说,但均未产生重大影响。1948年底,张氏辞去《新民报》职务。1949年夏,他患脑溢血,经过几年调治,病情好转,张氏便又到江南和西北去旅行。1959年,张氏病情转重,至1967年初于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张恨水一生写了九十多部小说,印成单行本的也在五十种左右。说到张氏作品的总特色,一般常感到不易把握,因为他总在不断地变。其实,这“变”就正是张恨水作品最鲜明的总特色。

张恨水是一个不甘心墨守成规的人,他好动不好静,敢于否定自己,这正是作为开创者必须具备的素质。读一读张氏的《我的写作生涯》,就会发现他总是在讲自己的变,那变的频繁、动因的多样,在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中实属仅见。……待到《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相继问世,张恨水的名声已如日中天,他在思想上的求新仍未稍解,他说:“我又不能光写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后,我又必拥被看一两点钟书。看的书很拉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科学的,我都翻翻。还有几本长期订的杂志,也都看看。我所以不被时代抛得太远,就是这点儿加油的工作不错。”

追求入时,可说是张恨水的一贯作风,不仅小说的内容、思想随时而变,在文字风格上也不断应时变化。仅就内容、思想方面的变化而言,在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中也很常见,说不上是张氏独具的特色,但在文字风格上也不断变化,就不同于一般了。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经常提到这方面的事例,譬如他曾提及回目格式的变化,他说:“《春明外史》除了材料为人所注意而外,另有一件事为人所喜于讨论的,就是小说回目的构制。因为我自小就是个弄辞章的人,对中国许多旧小说回目的随便安顿向来就不同意。即到了我自己写小说,我一定要把它写得美善工整些。所以每回的回目都很经一番研究。我自己削足适履地定了好几个原则。一、两个回目,要能包括本回小说的最高潮。二、尽量地求其辞藻华丽。三、取的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是浑成的,如以‘夕阳无限好’,对‘高处不胜寒’之类。四、每回的回目,字数一样

多，求其一律。五、下联必定以平声落韵。这样，每个回目的写出，倒是能博得读者推敲的。可是我自己就太苦了……这完全是‘包三寸金莲求好看’的念头，后来很不愿意向下做。不过创格在前，一时又收不回来。……在我放弃回目制以后，很多朋友反对，我解释我吃力不讨好的缘故，朋友也就笑而释之，谓不讨好云者，这种藻丽的回目，成为礼拜六派的口实。其实礼拜六派多是散体文言小说，堆砌的辞藻见于文内而不在回目内。礼拜六派也有作章回小说的，但他们的回目也很随便。”再譬如他在谈及《金粉世家》时说：“以我的生活环境不同和我思想的变迁，加上笔路的修检，以后大概不会再写这样一部书。”诸如此类的变化不胜列举。

张氏的多变还体现在题材的多样化。他说：“当年我写小说写得高兴的时候，哪一类的题材我都愿意试试。类似伶人反串的行为，我写过几篇侦探小说，在《世界日报》的旬刊上发表，我是一时兴到之作，现在是连题目都忘记了。其次是我写过两篇武侠小说，最先一篇叫《剑胆琴心》，在北平的《新晨报》上发表的，后来《南京晚报》转载，改名《世外群龙传》。最后上海《金刚钻小报》拿去出版，又叫《剑胆琴心》了。”第二篇叫《中原豪侠传》，是张氏自办《南京人报》时所作。此外，张氏还写过仿古的《水浒别传》和《水浒新传》，他说：“《水浒别传》这书是我研究《水浒》后一时高兴之作，写的是打渔杀家那段故事。文字也学《水浒》口气。这原是试试的性质，终于这篇《水浒别传》有点儿成就，引着我在抗战期间写了一篇六七十万字的《水浒新传》。”“《水浒新传》当时在上海很叫座。……书里写着水浒人物受了招安，跟随张叔夜和金人打仗。汴梁的陷落，他们一百零八人大多数是战死了。尤其是时迁这路小兄弟，我着力地去写。我的意思，是以愧士大夫阶级。汪精卫和日本人对此书都非常地不满，但说的是宋代故事，他们也无可奈何。这书里的官职地名，我都有相当的考据。文字我也极力模仿老《水浒》，以免看过《水浒》的人说是不像。”再有就是张氏还仿照《斩鬼传》写过一篇讽刺小说《新斩鬼传》。张恨水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尝试，探寻着各色各样的内容及表达方式，他甚至也写过完全以实事为根据、类似报告文学的《虎贲万岁》，也写过全属虚幻的、

抽象的或象征性的小说《秘密谷》，他的作风颇有些像那位既不愿重复前人也不愿重复自己的现代大画家毕加索。

张恨水写过一篇《我的小说过程》，的确，我们也只有称他的小说为“过程”才名副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人由始至终做的事都是一个过程，但有些始终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过程是乏味的过程，而张氏的小说过程却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过程。有的评论者说张氏“鄙视自己的创作”，我认为这是误解了张氏的所为。张恨水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又和白羽、郑证因等人有所不同。张氏说：“一面工作，一面也就是学习。世间什么事都是这样。”他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是为了写得越来越完善，而不是为了表示鄙视自己的创作道路。张氏对自己所从事的通俗小说创作是颇引以自豪的，并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说：“众所周知，我一贯主张，写章回小说，向通俗路上走，绝不写人家看不懂的文字。”又说：“中国的小说，还很难脱掉消闲的作用。对于此，作小说的人，如能有所领悟，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以尽他应尽的天职。”这段话不仅是对通俗小说而言，实际也是对新文艺作家们说的。读者看小说，本来就有一层消遣的意思，用一个更适当的说法，是或者要寻求审美愉悦，看通俗小说和看新文艺小说都一样。张氏的意思不是很明显吗？这便是他的态度！张氏是很清醒、很明智的，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作品有消闲作用，并不因此灰心，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仅供人消遣，而力求把消遣和更重大的社会使命统一起来，以尽其应尽的天职。他能以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在局限中努力求施展，在必然中努力争自由，这正是他见识高人一筹之处，也正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我不是说除张氏之外别人都没有做到这一步，事实上民国最杰出的几位通俗小说名家大都能收到这样的效果，但他们往往不像张氏这样表现出鲜明的理论上的自觉。

张恨水在民国通俗小说史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作家，他不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一生的探索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贵的经验。

目 录

小说大家张恨水（代序）	张赣生 1
第 一 章 菜油灯下	1
第 二 章 红球挂起	15
第 三 章 斯文扫地	30
第 四 章 空谷佳人	45
第 五 章 自朝至暮	61
第 六 章 魂兮归来	89
第 七 章 疲劳轰炸	116
第 八 章 八日七夜	141
第 九 章 人间惨境	167
第 十 章 残月西沉	186
第十一章 蟾宫折桂	214
第十二章 清平世界	236
第十三章 各得其所	252
第十四章 茅屋风光	279
第十五章 房牵萝补	303

第一章

菜油灯下

四川的天气最是变幻莫测，一晴可以二三十天。当中秋节前后，大太阳熏蒸了一个季节，由两三场雷雨，变成了连绵的阴雨一天跟着一天，只管向下沉落。在这种雨丝笼罩的天气下，有一排茅草屋背靠着一带山，半隐沉在烟水雾气里。茅草檐下流下来的水，像给这屋子挂上了排珠帘。这屋子虽然是茅草盖顶，竹片和黄泥夹的墙壁，可是这一带茅草屋里的人士，倒不是生下来就住着茅草屋的。他们认为这种叫作“国难房子”的建筑，相当符合了时代需要的条件。竹片夹壁上开着大窗户，窗户外面一带四五尺宽的走廊，虽然是阴雨沉沉的，在这走廊上还可以散步。

我们书上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李南泉先生，就在这里踱着步，缓缓来去。他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中等身材，穿了件有十年历史的灰色湖绉旧夹衫，赤着脚，踏上了前面翻掌的青布鞋。两手背在身后，两肩扛起，把那个长圆的脸子衬着向下沉。他是很有些日子不曾理发，头上一把向后的头发，连鬓角上都弯了向后。在这鬓角弯曲的头发上，很有些白丝。胡楂子是毛刺刺的，成圈地围了嘴巴。他在这走廊上，看了廊子外面一道终年干涸的小溪，这时却流着一湾清水，把那乱生在干溪里的杂草洗刷得绿油油的。溪那面，也是一排山。树叶和草也新加了一道碧绿的油漆。

在这绿色中间，几条白线，错综着顺着山势下来，那是山上的积雨流下的小瀑布，瀑布上面就被云雾遮掩了，然而还透露着几丛模糊的树

影。这是对面的山峰，若向走廊两头看去，远处的山和近处人家全埋藏在雨雾里。这位李先生似乎感到了一点儿画意，四处打量着，由画意就想到了那久已沦陷的江南。他又有点儿诗意了，踱着步子，自吟着李商隐的绝句道：“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

有人在走廊北头窗子里发言道：“李先生在吟诗？佳兴不浅！”李南泉道：“吴先生，来聊聊天吧，真是闷得慌。”吴先生是位老教授，六十岁了。他穷得抽不起纸烟，捧着一支水烟袋走出屋子来。他虽捧了水烟袋，衣服是和这东西不调和的，乃是一套灰布中山服，而且颜色浆洗得惨淡，襟摆飘飘然，并不沾身。他笑道：“真是闷得慌，这雨一下就是十来天。可是下雨也有好处，不用跑警报了。”李南泉笑道：“老兄忙什么？天一晴，敌机就会来的。”

吴先生手捧着水烟袋正待要吸烟，听了这话，不由得噎了一声，因道：“我们这抗战，哪年才能够结束呢？东西天天涨价，我们还拿的是那永远不动的几个钱薪水。别的罢了，贵了我就不买。可是这米粮涨价，那就不得了。我吴春圃也是个十年寒窗的出身，于今就弄成这样。”说着，他腾出一只捧水烟袋的手，将灰布中山服的衣襟连连牵扯了几下。李南泉把一只脚抬了起来，笑道：“你看看，我还没有穿袜子呢。袜子涨了价不是？干脆，我就打赤脚。好在是四川打赤脚，乃是最普通的事。”

吴春圃笑道：“许多太太也省了袜子，那可不是入乡随俗，是摩登。”李南泉摇摇头道：“不尽然。我太太在南京的时候，她就反对不穿袜子，理由是日子久了，鞋帮子所套着的脚板会分出了一道黑白的界线，那更难看。”李太太正把厨房里的晚餐做好，端了一碗煮豇豆走过来，她笑道：“你没事讨论女人的脚？”李南泉道：“无非是由生活问题上说来，这是由严肃转到轻松，大概还不至于落到低级。”

吴先生鉴于他夫妻两个近来喜欢抬杠，恐怕因这事又引起了他们的争论，便从中插上一句话道：“阴天难受，咱们摸四圈吧？”李太太一听到打牌，就引起了兴致，把碗放在窗户台上，牵了牵身上穿的蓝布大褂，笑道：“吴先生能算一角，我就来。”吴先生默然地先吸了两袋水烟，然后喷着烟向李南泉笑道：“李先生不反对吗？”

李南泉笑道：“我负了一个反对太太打牌的名声，其实有下情。一个三个孩子的母亲，真够忙的，我的力量根本已用不起女用人，也因为了她身体弱，孩子闹，不得不忍痛负担。她一打牌去了，孩子们就闹得天翻地覆。统共是两间屋子，我没法躲开他们。而我靠着混饭吃的臭文章就不能写，还有一层……”李太太摇着手道：“别说了，我们不过是因话答话，闹着好玩儿，你就提出了许多理由。住在这山旮旯里，什么娱乐也没有，打小牌输赢也不过是十块八块的，权当了打摆子。”说着，端起那碗菜，走进屋去。

李先生看看太太的脸色有点儿向下沉，还真是生气，不便再说什么，含着笑，抬头看对面山上的云雾，隔溪有一丛竹子，竹竿被雨水压着，微弯了腰，雨水一滴滴地向下落，他顺眼看着有点儿出神。吴先生又吸了两袋烟，笑道：“李太太到南方这多年了，还说的一口纯粹的北平话。可是和四川人说起话来，又用地道的四川话。这能说各种方言，也是一种天才。你瞧我在外面跑了几十年，依然是山东土腔。”李南泉分明知道他是搭讪，然而究是朋友一番好意，也就笑道：“能说各种方言，也不见得就是一种技能吧？”

吴先生捧着水烟袋来回地在廊上走了几步，又笑道：“李先生这两天听到什么新闻没有？”李南泉道：“前两天到城里买点儿东西，接洽点儿事情，接连遇着两次警报，根本没工夫打听消息。”吴先生道：“报上登着，德苏的关系微妙得很，德国会和苏联打起来吗？”李南泉笑道：“我们看报的人，最好新闻登到哪里，我们谈到哪里。国际问题，只有各国的首脑人物自己可以知道自己的事。就是对手方面的态度，他也摸不着。中国那些国际问题专家，那种佛庙抽签式的预言，千万信不得。”吴先生道：“我们自己的事怎样？敌人每到夏季，一直轰炸到雾季，这件事真有点儿讨厌。”李南泉道：“欧洲有问题，飞机没我们的份，而且……”

说到这里，李太太由房门口伸出半截身子来，笑道：“你就别‘而且’了。饭都凉了。难得阴天，晚上凉快，也可以早点儿睡。吃饭吧。”李先生一看太太，脸上并没有什么怒容，刚才的小冲突算是过去了，便向吴先生点个头道：“回头我们再聊聊。”说着走进他的家去。

李先生这屋子是合署办公式的。书房、客室、餐厅，带上避暑山庄的消夏室，全在这间屋子里。因为他在这屋子里，还添置了一架四川人叫作“凉板”的，乃是竹片儿编在短木架子上的小榻。靠墙一张白桌子上点了一盏陶器菜油灯。三根灯草漂在灯碟子里，冒出三分长的火焰，照见桌上放着一碗白煮老豇豆、一碗苋菜。另有个小碟子，放着两大片咸鸭蛋。李太太已是盛满了一碗黄色的平价米蒸饭，放到上首桌沿边，笑道：“吃吧。今天这糙米饭是经我亲自挑剔过稗子的，免得你在菜油灯下慢慢地挑。”

李先生还没有坐过来，下首跪在方凳子上吃饭的小女孩，早已伸出筷子，把那块咸鸭蛋夹着放在她饭碗上。李太太过去，拍着女孩儿的肩膀道：“玲儿，这是你爸爸吃的。”玲儿回转头来看妈妈一眼，撇着嘴哇哇地哭了。李南泉道：“太太，你就让孩子吃了就是了，也不能让我和孩子抢东西吃呀。”李太太将手摇着小女儿道：“你这孩子，也是真馋，你不是已经吃过了吗？”李先生坐下来吃饭，见女儿不哭了。两个大的男孩子站在桌沿边扒着筷子，口对着饭碗沿，两只眼睛却不住向妹妹打量，对妹妹那半边咸蛋似乎特别感到兴趣。

她左手托着鸭蛋壳，右手做个兰花式，将两个指头钳着蛋黄蛋白吃。李先生放下筷子，把碟子里其余的半个蛋，再掰成两半，每个孩子分了半截放在碗头。李太太道：“他们每个人一个蛋，都吃光了。你也并没有多得，分给他们干什么？这老豇豆老苋菜你全不爱吃，你又何必和孩子们客气？”李先生刚扶起筷子来扒了两口饭，这就放下筷子来，长叹了一口气道：“我们能忍心自己吃，让孩子们瞪眼瞧着吗？霜筠，你吃了蛋没有？”他对太太表示亲切，特地叫了太太一声小字。李太太笑道：“哎呀，你就别干心疼了。每天少发两次书呆子牢骚，少掰我两次，比什么都好。”

李南泉笑道：“我们原是爱情伴侣，变成了柴米夫妻。我记得，在十年前吧？我们一路骑驴去逛白云观。你披着青呢斗篷，鬓边斜插着一枝通草扎的海棠花，脚下踏着海绒小蛮靴。恰好，那驴夫给你的那一支鞭子，用彩线绕着，非常地美丽。我在后面，看到你那斗篷披在驴背上，实在是一幅绝好的美女图。那个时候，我就想着，我实在有福气，

娶得这样一个画得太太。”李太太笑道：“不要说了，孩子们这样大了，当着他们的面说这些事情，也怪难为情吧？”

李南泉道：“这倒不尽然。你看我们三天一抬杠，给孩子们的印象也不大好。说些过去的事，也让他们知道，爹娘在过去原不是一来就板面孔的。”李太太道：“说到这点，我就有些不大理解。从前我年纪轻，又有上人在家里做主，我简直就不理会到你身上什么事，可是你对我很好。现在呢？我成了你家一个大脚老妈，什么事我没给你做到？你只瞧瞧你那袜子，每双都给你补过五六次。你就不对了，总觉得我当家不如你的意。”

她说这话，将筷子拌着那碗里的糙米饭，似乎感到不太好咽下去，只是将筷子拌着，却没有向口里扒送。李南泉道：“你吃不下去吧？”她笑道：“下午吃了两个冷烧饼，肚里还饱着呢。没关系，这碗饭我总得咽下去。”说着就把旁边竹几上一大瓦壶开水，向饭碗里倾倒下去，然后把筷子一和弄，站在桌子边，连水带饭，一口气扒着吃下去。李南泉道：“霜筠，你这样地吃饭，那是不消化的。”说着，他把苋菜碗端起来，也向饭碗里倒着汤。李太太道：“你说我，你不也是淘汤吃饭？明天我起个早，天不亮我就到菜市去，给你买点儿肉来吃。”李南泉道：“泥浆路滑，别为了嘴苦了腿。我也不那么馋。”

李太太在门柱钉上扯下一条洗脸巾，浸在方木凳子上的洗脸盆里，对孩子们道：“来吧，我给你们洗脸。”玲儿已把那咸鸭蛋吃了个精光。她把小手托着那块鸭蛋皮送到嘴边，伸长了舌头，只管在蛋壳里舔着。爬下椅子走到母亲面前，她把那钳着蛋壳的手举了起来，指着母亲道：“妈，明天买肉吃，你不骗我啊。我们有七八天没有吃肉了。”

李先生已把那碗淘苋菜汤的饭吃完了，放下筷子碗，摇摇头叹口气道：“听了孩子这话，我做爸爸的，真是惭愧死了。”李太太一面和孩子洗脸洗手，一面笑道：“你真叫爱惭愧了。她知道什么叫七八天？昨天还找出了一大块腊肉骨头熬豆腐汤呢。”李南泉笑道：“你看，你现在过日子过得十分妈妈经了，是几天吃一回肉你都记得。当年我们在北平、上海吃小饭馆子，两个人一点就是四五样菜，吃不完一半全剩下了。”

李太太道：“怎么能谈从前的事，现在不是抗战吗？而且我们吃了这两三年的苦，也就觉悟到过去的浪费是一种罪孽。”李南泉站起来，先打了个哈哈，点头道：“太太，你不许生气，我得驳你一句。既说到怕浪费，为什么你还要打牌？难道那不算浪费时间、浪费精力？而且又浪费金钱。腾出那工夫你在家写两张字，就算跟着我画两张画也好。再不然，跟着隔壁柳老先生补习几句英文，全比打牌强嘛。你不在家，王嫂把孩子带出去玩儿去了，我想喝口茶还得自己烧开水。我不锁门，又不敢离开一步。你既决心做个贤内助，你就不该这样办。”李太太道：“一个人总有个嗜好，没有嗜好那是木头了。不过，我也想穿了，我也犯不上为了打小牌丧失两口子的和气。从今以后，我不打牌了。”

说时，他们家雇的女佣王嫂，正进来收拾饭菜碗，听了这话，她抿了嘴笑着出去。李南泉笑道：“你瞧见吗？连王嫂都不大信任这话。”李太太已把一个女孩两个男孩的手脸都洗完，倒了水，把桌上菜油灯加了一根灯草，而且换了一根新的小竹片儿放在油碟子里，算是预备剔灯芯的，然后把这盏陶器油灯放在临窗的三屉小桌上，笑向李先生道：“你来做你的夜课吧，开水马上就开，我会给你泡一杯好茶来。”她这么一交代，就有点儿没留神到手上。灯盏略微歪着，流了好些个灯油在手臂上。她赶快在字纸篓里抓了一把烂纸在手上擦着。不擦罢了，擦过之后，把字纸上的墨，反是涂了满手臂。

李南泉笑道：“这是何苦？省那点儿水，反而给你许多麻烦。”李太太笑道：“你不要管我了。你似乎还有点儿事，今天晚上凉快，你应该解决了吧？”李南泉道：“你说的那个剧本？我有点儿不愿写了。”李太太还继续将纸擦着手，不过换了一张干净纸。她昂着头问道：“那为什么？只差半幕戏了。假如你交了卷，他们戏剧委员会把本子通过了，就可以付咱们一笔稿费。拿了来买两斗米，给你添一件蓝布大褂，这不好吗？我相信他们也不会不通过。意识方面，不用说，你是鼓励抗战精神。情节也挺热闹的，有戏子，有地下工作人员，有汉奸，有大腹贾。对话方面……”

李南泉微微向太太鞠了个躬，笑道：“先谢谢你。这完全是你参谋的功劳，纯粹的国语，而且是经过滤缸滤过的文艺国语。就凭这一点，